

在后疫情时代争取资金和消除不平等

菲利普·G·阿特巴赫、汉斯·德·威特

菲利普·G·阿特巴赫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研究教授、创始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汉斯·德·威特 (Hans de Wit): 美国波士顿国际高等教育中心教授、主任

电子邮箱: dewitj@bc.edu

新冠疫情为人们在决定并预测高等教育未来作用的方面打开了潘多拉之盒。一方面, 一些人预测一切都不会改变, 危机过后一切都会“一如往常”。另一方面, 有些人预见高等教育将经历一场彻底变革的革命。相比之下, 这些保守的观点目前似乎更为现实。《大学世界新闻》(University World News) 和其他杂志上的许多文章都认为, 剧烈的变革是可取的, 也是不可避免的——重新构想高等教育是一种迫切的需要。

这已经不是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两个机构之一的大学 (另一个是罗马天主教会) 第一次呼吁进行革命性变革。不久之前, 许多人认为慕课将改变高等教育——当然, 这并没有发生。正如亨利·曼斯 (Henry Mance) 在《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2020年9月18日发表的“新冠疫情下大学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University in the Age of the Covid-19]) 中所写的那样, “事实上, 新冠疫情突显了对大学工作的需求。”在欧洲和北美的新学年开始时, 政府和机构领导人一直在呼吁重新开放校园, 一些教师和许多学生也是如此。在线教育在短时间内是可以接受的, 可以用来应对第一波疫情。但很明显, 高等教育机构不仅仅是教育提供者。它们是教师和学生生活的社区, 不仅在教室里, 在

教室外面更是如此。经合组织 (OECD) 在《教育概览》(Education at a Glance) 报告写道, “学生们不太可能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消费’在线课程内容。学生去大学是为了结识优秀的人, 与教师进行鼓舞人心的对话, 在实验室与研究人员合作, 并在校园里体验社会生活”。尽管有人担心本地和国际学生的人数会大幅下降, 但在新学年开始时, 包括国际学生在内的学生人数似乎有所上升, 尽管国家和高等院校受到的影响不同。这并不奇怪, 因为在失业时期, 教育成了另一种选择。未来几年将会告诉我们这种情况是否会继续下去, 特别是对于国际学生而言。

回归“正常”是要有代价的, 这是肯定的。在那些开设了校内或混合教学的大学, 学生的热情导致了无视规则和对安全的忽视, 从而导致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大幅上升。此外, 校园生活的复苏主要体现在高收入国家的顶尖大学, 加剧了不平等和排斥。由于新冠疫情产生的额外管理费用、收入损失以及越来越多的预算削减, 世界各地的大学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限制。由于这些原因, 虽然不太可能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但已不可能回到疫情前的现状。变化将会发生, 改革将会实施, 但须要逐步地积极引导和关注学生、教师和外部世界的声音。

科研的未来

尽管在世界上两万所或更多的大学中只有一小部分有重大的研究任务，但在大学中进行的科学研究对研究型大学部门和社会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目前，世界各地的大学都在从事新冠肺炎的研究，全球媒体上出现的公共卫生专家绝大多数是大学教授。一般来说，大学受到保护，不受科学政治化的影响，这在一些国家很明显，而且大学被认为是解决现代最严重的全球健康危机的关键贡献者。新冠肺炎突出了研究和研究合作的重要性。西蒙·马金森 (Simon Marginson 在《国际高等教育》第 104 期) 写道“在困难时期，全球研究合作是一个好消息”。约 30 个目前正在研究疫苗的项目，它们都依赖于跨国公司、研究机构和大学研究人员之间的国际合作关系，开展这些研究合作都需要在世界不同地区拥有最好的人才、先进的设备和测试机会。这项努力是全球性的，说明了科学和学术全球化的必要性。

新冠疫情危机还表明，解决这一问题从根本上是跨学科的，大学是唯一能够轻松汇集硬科学和社会科学专业知识的机构。此外，大多数研究型公共卫生学者都来自大学，而学术型公共卫生机构一直在最前沿了解新冠肺炎的各个方面。来自一系列领域的社会科学家，包括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提供所需的专业知识。

挑战

但也有一些担忧。经合组织警告称，如果新冠疫情后国际博士生和博士后的数量和质量下降，那么研究也将显著减弱，因为这些研究人员在实验室工作人员中占很大比例。大卫·马修斯 (David Matthews) 在他于 2020 年 9 月 14 日发表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上的文章中预测经费福利是相对的。由于欧洲领导人就重建资金达成的协议，欧盟委员会 2021 ~ 2027 年的研究预算可能会从 940 亿欧元削减至 860 亿欧元。还有人担心民族主义行动会限制国际研究合作。

由于新冠疫情导致的严重经济衰退，中低收入国家的研究经费本已有限，现在可能会进一步减少。中国可能是一个例外，主要是在硬科学领域，这是由于近期对研究型大学的大规模投资和经济复苏的早期迹象所显示的，但跨学科研究如何进行仍拭目以待。

新冠疫情极大地加剧了高等教育和研究部门内部（即学生、教师和机构之间）以及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应对这一消极趋势“需要一个长期的愿景，需要结构上的改变，以及需要来自世界各地所有学者、利益相关者、机构和国家的集体承诺”（请见《国际高等教育》第 104 期徐昕“新冠疫情对全球科研的影响”一文）。